

中大四年繆門瑣憶

——追憶繆鳳林老師

王宏志

穿學生裝的名教授

卅二年前，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中央大學史地系中國通史第一次上課，系主任繆鳳林先生穿了一套淺灰色的法蘭絨學生裝，衣服畢挺，目光炯炯，精神抖擻，態度嚴肅，講的國語帶浙江腔。那時候鳳林師的年齡，大概在五十歲左右。

當年中大中國通史課程，史學系和史地系單獨開班。其他文法學院各系則混合上課。因為人多，講授共同必修的中國通史教授就有兩三位，分為兩三組，繆主任也是其中之一，學生可以自由選組。

鳳林師是史學大師，抗戰前即已聞名海內，由於他學術上的聲望，所以選他課的學生特別多。當年中大分校柏溪教室分大小兩種，大教室可容一百人，小教室二十餘人。當鳳林師授文法學院中國通史的那一天，因為人數太多，把那間一○一大教室擠得水洩不通。教室門口和窗子外面

都站滿了人，大約總有三百人左右。其中有不少學生是慕名而來旁聽的，至於想瞻仰風采一觀廬山真面目的當然也大有人在。

鳳林師是史地系第一系主任，他常常和我們談起：要想把史地系辦好，必須敦聘第一流的教授，還要充實系裏面的參考書。

我記得從民國二十八年起，經他手裏聘到的專任教授有沙學浚先生，賀昌麟先生，周培智先生，李海晨先生，張聖裝先生。此外蒙文通先生本已答允前來中大任教，後來四川大學史學系不讓他離開，這位久負盛名的古代史家，也就沒來中大了。

二年級以上的史學系，地理系和史地系的課程不少是合併上課的，如西洋通史，中國近代史，希臘史，羅馬史，西洋經濟史，自然地理，中國區域地理，斷代史選修等等。那時中央大學文史地三方面名師雲集，如沈剛伯先生，郭廷以先生，張貴永先生，顧頡剛先生，金毓輔先生，胡煥庸先生，黃厦千先生，李旭旦先生都是學有專

長的學者。

鳳林師擔任史地系主任歷時四年多，在這四年裏無論春夏秋冬他都穿着一襲灰色學生裝，夏天是凡立丁的料子。既未見他穿過長袍，也未見過他穿中山裝，西裝更是未曾一觀。

當年在重慶的公教人員，穿中山裝居多，西裝較少，着長袍大褂的也很普遍。除掉學生以外，幾乎沒有一位教授是穿學生裝的。

鳳林師的學生裝所用的料子都很考究；如法蘭絨，凡立丁都是上等西裝料子。當年我們一批年青小伙子，每次看到他所穿的學生裝覺得畢挺，色澤常新而且很合身，大家心中常想：「那麼好的料子，做一套西裝穿，不是更氣派，可惜好料子未能物盡其用咧！」

鳳林師為什麼喜歡穿學生裝而不穿中山服或西裝，也是我們無事時大家閒聊的話題。因為鳳林師平時不苟言笑，態度嚴肅，這個謎底，大家放在心頭，都不敢提出來問個明白。時光荏苒，一幌就是三易寒暑，記得民國三十年我國外交部

與各列強國家商討廢除不平等條約事宜。一九四二年即民國三十一年是鴉片戰爭後第一百年。因為二次大戰期中，世界列強如英美是我們並肩作戰的盟友，百年以來的桎梏，我們有理由向各國提出廢除的要求。有一天我們幾個同學和同系的張君同籟，在他房間談到上海租界問題時，他聲色俱厲的對我們說：「不平等條約中最可恨的就是外人在通商口岸設立租界。尤其可恨的便是上海之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當局，他們簡直不把中國人當人，任意欺侮壓迫。民國初年，我由浙江到南京，必須經過上海，每年要到上海三四次，可是我絕不入租界。我以為凡是有血氣和深知民族大義的中國人就不該踏入租界，進租界就是恥辱！」接着他又說：「我以前穿長袍而不願着西裝，就是表示對反崇洋的心理，媚外的服飾。因為我是研究歷史的人，對亡國之恨體味較之任何人都深切。近代帝國主義滅人國家，先教人在意識上忘掉自己，然後用西洋文化來消滅我們民族觀念，叫我們忘祖而不以為恥。所以我就不願穿西裝而穿長衫。北伐以後，觀念似乎在變，大家看到穿長袍大褂，不免有一種老氣橫秋的感覺，我便改着學生裝，因為短裝確實有他方便之處。」

那時我們便乘機問道，「那麼你為什麼不穿中山裝呢？」他答道：「北伐以後，中山裝很普遍，尤其是年青人多數乘長衫而改着中山裝或西裝，在南京的公務員十之八九也穿中山裝。我既非公務人員，也不想做官，所以便決定穿學生裝而不穿中山裝。你們看我這套學生裝不是很合適嗎！」

經他這一番解釋，鳳林師為什麼要穿學生裝的謎底方始揭開，從此以後大家就閒聊這個問題了。

西北壯遊活的歷史

從民國二十八年夏天開始，每年暑假前半月，鳳林師便把所講授的課程提早結束，乘飛機前往西北講學。當時胡宗南將軍在西安辦了一個軍官團，每年暑假都要聘請國內學者前往講演，主持講學。

西北為我中華民族之發祥地，長安是著名古都，那裏有周秦漢唐的廢墟和遺址，古蹟之多，山川之美，遊人到此無不發思古之幽情，想漢唐宮闕之雄偉。繆先生是位史學家，對漢唐盛世之宏規，秦皇漢武之偉業，久已有精深獨到之研究與了解。他神遊西北已非一日，故其三飛西北以後，先後著有「民族寶訓」，「西北問題一夕談」，「中國民族文化」，「西北史略」，「漢武帝經略河西考」，「國史上之戰鬪觀」等文發表。鳳林師並把他寫西北有關史料之動機說得十分明白：

「二十七年後，每歲夏秋，余輒講學西北，橫秦嶺，度隴波，登大華，涉泉蘭，遊宗周秦漢隋唐之故墟，訪靈臺阿房上林西苑曲江之遺址。感我國族之蘊藉，若是其闕頌，宅居之山河，若是其壯美，經歷之年歲，若是其悠久。余忝居講席，當此神聖抗戰之會，既不獲執干戈以臨前敵，苟對我先民盛德宏業，猶弗克論載，罪莫大焉。二十八年歸，

始浩然有為作之思。」

鳳林師生平最崇拜漢武帝討伐匈奴之勳業，因為匈奴乘楚漢之際中國大亂而強大起來，到了西漢初年氣餒之盛，實在咄咄逼人。漢武帝即位以後派大將軍衛青和驃騎將軍霍去病大張討伐。漢武帝元狩二年霍去病深入匈奴右地二千餘里，直至河西的焉支山和祁連山，斬首數萬級，從此以後匈奴便日趨式微。霍去病之豐功偉績在我國歷史上實屬空前。元狩六年霍去病卒（時僅三十歲），漢武帝非常惋惜，令葬於茂陵旁，為石塚作祁連山形以紀其功。

茂陵在陝西興平縣，鳳林師曾三度前往憑弔。有一次他很興奮的告訴我們遊歷興平茂陵的經過。

「我曾三遊興平縣的茂陵，徘徊眺望，感覺一種說不出的雄渾氣魄。茂陵已有二千年之歷史，今日茂陵氣象，好像代表着漢武帝的偉大，令人肅然起敬。霍去病的墓就在漢武帝陵的西南，四周用天然石塊砌成，遠望就像是一座祁連山。想起驃騎將軍霍去病當年果敢深入，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真令人緬懷神往，不禁要高歌杜工部的：「借問大將誰，疑是霍驃姚了。」接着他又說：

「霍去病墓前有巨大的馬踏匈奴石刻，象徵着驃騎將軍是如何的威武英勇，漢武帝時代的漢族偉大氣魄，在那石刻中表現無遺。」

鳳林師這一番報告，就像是活的歷史，把我們的思潮領引到二千年前的漢代，令人低徊不已！他常告訴我們：「愛國雪恥之思，精進自強之

念，皆以歷史為原動力，故欲提倡民族思想，愛國精神，必先昌明史學。」確為今世振聳發聵之論了！

傅斯年的一筆舊賬

鳳林師曾執教於東北大學，因此對東北史亦頗有研究。民國二十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任傅斯年先生出版其新著東北史綱第一卷第一冊。鳳林師拜讀傅先生大作以後，便在圖書評論上發表了一篇：「評傅斯年君東北史綱卷首。」一文，對傅書繆誤之處，指正不少。

傅斯年先生所著的東北史綱第一卷第一冊凡五章：(一)渤海岸及其聯屬內地上文化之黎明。(二)燕秦漢與東北。(三)兩漢魏晉之東北郡縣。(四)兩漢魏晉之東北屬部。(五)漢晉間東北大事。總括而言之，傅著東北史綱第一卷第一冊之內容為隋以前的東北歷史。全文連附錄共一百三十七頁，正文大概僅有四十餘頁。而鳳林師評傅著東北史綱一文，即長達三十二頁，約三萬字之多。

當年傅斯年先生在史學界的地位，似乎遠較繆先生為高，此篇評論發表以後，我國史學界不免為之震驚。至傅斯年先生著作缺點何在？因為中外雜誌篇幅所限，未便一一列舉。茲擇錄要點如後，以供研究東北史者之參考。

① 傅著大抵僅據正史中與東北有關之東夷傳，而紀傳中有關東北史事之材料，大都缺如。

② 傅斯年先生好生曲解，喜發議論，遂無往而不表現其缺繆。

③ 民國初年日本在朝鮮境內所發現之漢孝文

廟銅鐘及粘蟬縣神祠碑為研究漢代東北史之重要參考資料，而傅斯年先生不知有此，未免疏漏。

④ 傅著不僅未採用兩漢書以外的與東北有關之金石資料，即兩漢書與魏志內有關東北史之記載亦未能參考。

⑤ 自漢武帝夷朝鮮為郡縣，漢之聲教，由朝鮮越海而及於日本，日本諸部遂以歲時來獻，然其初大抵僅至東北邊郡，不至京邑，故班志不能詳其國俗。南北朝時期漢族避地遼東，途經三韓東渡齊入醫藥蠶絲染織，以及吾國文學佛教在此時亦先後輸入日本，日本史籍中記述甚詳。然傅斯年先生則謂：「東北在歷史上，永遠與日本找不出關係。」未免有失武斷。

日本人之研究東北史地始自日俄戰後，光緒三十四年南滿鐵道公司設有歷史調查室，聘請日本史學家白鳥庫吉主其事，先後出版專門著作有「滿洲歷史地理」，「滿鮮歷史研究報告」，「滿洲發達史」，等書。日人對東北歷史地理作有系統的深入研究已非一日。故我國人士如若手研究東北史，其成績應超越日本之上，否則不免貽笑於人。

傅斯年先生是我國史學家，其所著之東北史綱，因為取材未能取精用宏，是以不免多所疏漏，治史之難於此可見一斑了！而鳳林師史學之造詣，讀書之廣泛，亦於此可見。

因為繆先生在：「評傅著東北史綱卷首」一文會云：「全書之缺繆，猶未盡其什一也。」當年傅斯年先生看到書評以後頗為難過。據聞傅氏曾托羅故校長家倫轉告繆先生說：「大家是同行

，客氣一點，關於東北史綱文章不必再寫了。」從此以後鳳林師即未在報刊發表評論東北史綱的文章！而傅斯年先生的「東北史綱」也就此擱筆，未再續出。

嘉陵江上名士風流

營年中大生物系主任是歐陽鶴先生，他原籍湖南，長得方面大耳，身軀魁梧，經常穿一件藍布長袍，走起路來步伐沉重而有力。

歐陽鶴先生不僅是一位生物專家，而且文學修養亦很好，對國際問題也很有研究，由此可見他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三湘才子。

記得民國三十年秋天，美日海軍在太平洋上珊瑚海大戰，報紙上每天都刊有美日太平洋戰事新聞。因此，美日雙方海軍實力究竟如何，大家都很關心。有一天學生自治會邀請歐陽主任講演「美日海戰之分析」，當時我很驚訝，生物系主任講海戰，是否外行人充內行。因為題目很吸引人，所以前往大飯廳聽講的人頗不在少（重慶時代的中央大學沒有大禮堂，一切大規模集會都在飯廳）。歐陽主任聲音洪亮，湖南土音十足。他對美日兩國主力艦，巡洋艦，驅逐艦各有若干艘，以及雙方船隻航速，大砲口徑等等，講來頭頭是道。令人不得不佩服這位準海軍專家確有一套。

從沙坪壩到柏溪，約有二十餘里，學校每天都有木船往返，有一天學校交通船上只有兩位系主任從柏溪回沙坪壩；一位是史地系繆主任，另一位便是生物系歐陽主任。

四川的暮春天氣，似乎較之長江下游的江南

為暖。陽光和煦，有如初夏。在川東一帶的農人春天以種油菜的居多，因此暮春的田野處處菜子飄香，黃綠滿山。

春末夏初的嘉陵江，水色瑩碧如油，令人鍾愛，還有那兩岸的青山，蔚藍的天空作陪襯，景色之美依稀畫境。

他們兩位乘船順流而下，大概是看到詩情畫意的江上美景，於是詩興大發，首先歐陽主任向繆主任提議以舊詩聯句。如果有誰接不上，便要受罰。每一句罰一分，最後統計誰被罰的多，上岸後便請客。詩體不拘，但限唐宋名家作品。這倒是一種前所未聞的聯句賭。

鳳林師詩詞造詣很深，名家詩集讀的很多，背上數百首舊詩，咄嗟立辦。歐陽主任則是一位學自然科學的人，居然敢於向他挑戰，勇敢頗足令人敬佩。

至於那一天誰勝誰負，事後有人問及此事，鳳林師笑而不答。據聞歐陽主任曾在沙坪壩松鶴樓請了一次小客，很破費了幾文。兩位才子賭賽舊詩聯句，其結果如何，不問可知！

史地系同學裏有一位余君泰初，浙江東陽人，患有小兒麻痺症。當年在重慶很少見到這種病，是故知道這種病情的人也很少。大家以為他一患風濕。所以舉步艱難，每屆夏秋之季方始好一點。我們曾勸他休學一年回到浙江去治療，因為當年後方醫藥缺乏，外國藥進口極難，浙江距離上海不遠，要什麼藥尚可設法自上海買來。但他堅持要讀下去，他曾告訴我們：「我的家鄉交通不便，風氣閉塞，出外讀書的人不多，讀大學的

更少。當年我考取中大，親友們都認為是件榮宗耀祖的事，設宴慶祝，大街遊行，真像前清中了舉人一樣光榮。你們說，我能就此回去嗎？何況我的身體被病魔所纏，走路都很困難，怎麼能够跋涉數千里，耐舟車之勞頓呢？我如果能够挨到畢業取得一張中大文憑，死也瞑目了！」

四年，漫長的四年！余君泰初的病情似乎更加嚴重了，由於缺課太多，畢業論文未繳，繆主任一再考慮不准他參加畢業考試。這個決定對余君泰初打擊之大，幾乎就要使他發瘋，企圖自殺，後來經他的同鄉多方疏導勸解，方才沒有發生意外。

鳳林師的個性是認真，正直，實事求是，絕不應付敷衍。他常說：「天地間惟名器不可假人不應付敷衍。他常說：『天地間惟名器不可假人！』在舉行畢業考試前一個多月，有人向鳳林師探聽余泰初能否畢業。他答道：『余泰初被病魔所纏已有三四年之久，我很同情他，也為他難過。他很想取得一紙文憑以了心願，我也知道。論鄉誼，我似乎可以馬馬虎虎讓他畢業。但本着我的良知，我不應該隨便把一張中央大學文憑給他，這件事我心理上很矛盾，但我已經決定不讓他參加畢業考試了！』

鳳林師這個決定是沒錯的，他那種擇善固執的性格，以良知而辨是非，確是一種高尚的道德修養。在舉世滔滔的社會裏是百不得一的。

中國通史首推繆著

鳳林師著作等身，他在南高就讀時期，即經常發表文章於國內各著名雜誌。鳳林師已發表的

著作中以「日本史論叢」，「中國通史綱要」，「中國通史要略」（部定大學用書由國立編譯館出版，商務印書館發行，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初版在重慶發行，現已印行五版。）三書，是為他的主要著作。

中國通史綱要僅出了三冊。第一冊民國二十二年問世，由南京鍾山書局出版。內分一二兩篇；第一篇為前論。其中第一章標題為「史學通義」，第二章標題為「民族年代及地理」。共有五萬餘字。第二篇為歷代史略，內分第三、四、五計三章，始自上古終於戰國，約三百頁都十五萬字。

第二冊民國二十二年出版，內包括六七兩章，始自秦之統一，終於魏晉南北朝。第三冊民國二十四年出版，全冊僅有「隋唐五代」一章，因材料甚為豐富，篇幅較多，約有二十五萬字。第四冊原預定為「宋遼金元」部分，初稿已成，惟未付印，殊為可惜。

中國通史綱要一書鍾山書局歇業後業已絕版，民國二十七年重慶僅可搜羅到一兩部，今日在臺灣更是不容易看到了。故將本書內容，稍作介紹。以供「中外」讀者參考。

民國二十八年鳳林師應國立編譯館之約，開始寫中國通史要略一書，民國三十二年六月第一冊付印出版，第二冊三十三年十二月在重慶印行，第三冊三十五年九月在上海出版。第三冊僅寫至民國成立，以下第十一章為中華民族更生時代，第十二章為結論，均未完成。鳳林師原計劃再版時補撰，孰料三十七年秋京滬一帶因共匪叛國

動盪不安，人心惶惶，鳳林師已無心於撰述，民國部分遂缺，可見著述之業良非易易。

至於中國通史綱要與中國通史要略兩書內容有何不同，現在把鳳林師自己所述的意見錄之如後：

「二書宗旨雖同，而面目有絕異者；綱要史略與改制學術，各自為篇。茲則每章成一完全之單位，義取縱貫一也，綱要體如讀史要錄，徵引頗詳，茲則文多鎔鑄，僅著大凡，二也。綱要多考訂史事，辨析異說，茲則惟直敘正義，凡鈎索辯難者，概付缺如，三也。」

中國通史要略共三十萬字，其篇幅視綱要才十之一，然簡明扼要、剪裁得當、實非其他通史教本可比。

中國近代史的範圍

大學一年級文學院各系均有中國通史課程，每週授課三小時，全學年以三十六週計算，全年授課時間僅有一百零八小時。以上四千餘年之史事，要在一百小時左右講完，實在是件非常困難的事。因此大學通史教本，量多而詳細並不難，能著其大忽其細，擇其重捨其輕就很難了。鳳林師的中國通史要略，以三十萬言，敘述中國全史，提要鉤玄，去蕪存菁，但並無簡略疏漏之感。正如昔唐代劉知幾史通敘事篇有云：「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然而文約而事豐，此則敘事之尤美者也。」是說也，唯鳳林師中國通史要略可謂庶乎近之。民國三十一年冬中國通史要略初

稿完成，鳳林師請張教授聖英簽注所見，（張聖英先生為四川才子，詩文均所擅長。）張教授曾賦七律一首，以舒感懷，茲特錄之如次：

贊虞兄持示大著中國通史要略且囑簽註鄙見
誦畢奉酬：

淋漓大筆寫興亡，都講南都閱海桑。
要略鉤稽臻邃密，精心獨運到微茫。
千秋君自融全史，一目余慙貫十行。
閱識虛懷饒雅量，名山勝業細參商。

自從中國近代史列為大學一年共同必修科以後，坊間所出中國近代史版本不下十餘種，因斷限不同，取材各異，內容選擇，目次安排，出入相當的大。民國五十六年幼獅書局曾延聘十五位教授，共同研訂中國近代史綱要，然後集體創作，分章撰寫，希望能夠出版一部能够配合當前國策之教本，現該書業已印行，各大專院校採作教本者不少。現在本人無意批評這部書的內容，筆者以為目錄之安排，確為編寫中國近代史的一個重大課題。鳳林師曾為中國近世史編了一個目次，現筆者所存為一至十四章抄寫底稿。十四章以後已殘缺不全，難窺全豹，乃一憾事。筆者以為此十四章目次頗有價值，茲錄之如後，以供中外雜誌讀者諸君參考。

近世史目次（從明末至清末。）繆鳳林先生擬

- 第一章 中西交通之漸盛與西學之輸入
 - 第一節 歐人東漸
 - 第二節 西學的輸入
- 第二章 清代之勃興
 - 第一節 滿洲的崛起
 - 第二節 流寇的騷動
- 第三章 和清兵入關
 - 第三節 明臣恢復運動的失敗
- 第四章 清初之政治
 - 第一節 康雍乾之盛世
 - 第二節 清代控制漢人之政策
- 第五章 清初武功及中華民族之擴大
 - 第一節 三藩和臺灣的平定
 - 第二節 蒙古和青海之內附
 - 第三節 藏族和同部的征服
- 第六章 苗族的同化和印度支那半島諸族的巨屬
 - 第五節 中華民族之擴大
- 第七章 清初之外交與中葉之政治
 - 第一節 清初中俄之交涉
 - 第二節 中英之通商
 - 第三節 清室之中表
- 第八章 鴉片戰爭
 - 第一節 鴉片的輸入和禁煙
 - 第二節 鴉片戰爭的經過
 - 第三節 南京條約及其影響
- 第九章 太平天國
 - 第一節 太平天國崛起的內亂
 - 第二節 太平天國的興亡
 - 第三節 捻黨和回亂的繼起
- 第十章 英法聯軍與中俄交涉
 - 第一節 英法聯軍起因
 - 第二節 戰事的始末
 - 第三節 俄國的侵略政策
- 第十一章 中法戰爭與西南藩屬之喪失
 - 第一節 法之侵略安南
 - 第二節 中法戰爭
 - 第三節 西南藩屬之喪失
- 第十二章 中日戰爭與外力壓迫
 - 第一節 戰前中日交涉
 - 第二節 中日戰爭和馬關條約
 - 第三節 戰後中國之危機
 - 第四節 美國開放中國門戶政策
- 第十三章 維新運動的始末

第一節 維新運動以前之政局 第二節 曇花一現的維新運動 第三節 戊戌政變 第四節 維新運動的影響

第十二章 八國聯軍之役

第一節 義和團排外運動之爆發 第二節 八國聯軍之役 第三節 辛丑和約及其影響

第十三章 日俄戰爭與東北移民

第一節 日俄戰爭之原因 第二節 日俄戰爭 第三節 東北的建省和移民

第十四章 清代之政治制度與末年之憲政運動

(以下殘缺)

究竟有否大禹其人？

科學派之史家皆言我國信史始於殷商，殷以前夏之有無未可斷言，比如前浙江大學教授張蔭麟先生所著中國史綱第一冊第一章：「中國史黎明期的大勢」，一開頭便講「商代文化」。把夏代列入傳說範圍。故張先生在中國史綱第一頁上便說：「嚴格的說，照現在所知，我國最初有文字記錄時代是商朝，略當於公元前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二世紀中葉，本書即以商朝為出發點，然後回顧其前有傳說可稽的四五百年，即以所知商朝實況為鑒別這些傳說的標準。」

顧頡剛先生所編著的古史辨第一冊裏有所謂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認為在詩經的時代有夏禹的傳說，到了孔子的時代就有了堯、舜的傳說，到了戰國中葉以後才有黃帝神農、伏羲的傳說。因此顧先生的結論便是①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愈長②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現在古

史辨已由明倫出版社在臺重印出版，共有七冊，其中第一冊文章多半以禹之有無為討論之中心，第七冊下編為唐、虞、夏、史考。看來四十餘年前的老問題又將引起人們的注意了。（按：古史辨第一冊係在民國十五年出版。）

鳳林師在民國十八年曾在史學雜誌發表過一篇古史研究之過去與現在一文，後來又在學原第一卷第二期發表其「與某君論古史書」，對夏代史實及大禹之確有其人曾旁徵博引加以證明，以關「僞托竄亂，誣罔古籍者。」（錄鳳林師語。）鳳林師所發表的與某君論古史書一文在臺不易找到，茲特錄其要點以供研究我國古代史人士之參考：

一、商之先公為夏朝之諸侯：

自海寧王氏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暨續考，言殷史者殆無不奉為圭臬。王氏自湯而下之殷王，皆稱先王，自湯而上若相土、若季、若恆、若亥（史記作振）若上申微，以及報丁、報乙、報丙、示壬、示癸（史記作主壬主癸）皆稱先公……王氏先公之稱為商自湯以前猶為諸侯之明證。即商之先公正夏之諸侯也。

二、召誥、多士等篇夏殷並稱：

周書、召誥、多士等篇為周初最可信之史料，諸篇誥誥當時上下，無不陳古刺今，反覆教訓，以前世不德為當代鑑戒，每以夏與殷並舉（見召誥原文），使殷前無夏，周人何以夏殷並言乎？

三、自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自契至湯亦有四世。

史記三代世表與本紀相互表裏，夏則從禹至

桀十七君，十四世，殷則從契至湯十四世，湯至約三十君十七世咸有名字。今殷本紀及世表所載殷代世系，得王氏兩考（按即王國維氏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而知其悉為實錄。則夏本紀及世表所載夏代世系與殷代世系同出一原者，其可信之程度，自與之相等。

四、禹確為古之帝王：

顧頡剛氏曾倡古無夏禹之說，海寧王氏作古史新證第二章專以禹為題，既舉秦公敦與齊侯鐘二器以證春秋世東西二大國，無不信禹為古之文王。又言：「自堯典、皋陶謨禹貢，皆紀禹事。下至周書呂刑，亦以禹為三后之一。詩言禹者尤不可勝數，固不待藉他證據。」

五、三代史實自漢以前，不特非層累造成，而實係層累亡失：

至言層累之造成，始於宋劉道原通鑑外紀之論三皇五帝，清崔武承考信錄出乃集其大成。……自漢以前歷年孔多，典冊傳本既少，金匱石室之藏，偶逢兵火之厄，即永不復見。史實之隨典冊而湮沒者，何可勝道。

六、墨子書中屢以禹湯文武並舉：

墨書所引書甘誓（明鬼上下）呂刑（尚賢中尚同上）與詩大雅（明鬼下）等亦屢以堯舜禹湯文武並舉（凡六見），稱曰「三代聖王」，儒墨相譬而其論古詩則符合若此，亦因其所習之上古遺文相同耳。苟如時賢之說，堯舜為孔門所偽，或古無伯禹其人，以墨子博學多識，時代與孔子相先後，又以非儒相標異，必將有以發儒者之覆，何亦甘受其愚弄，且戴一莫須有之禹以為人極

，而不虞其他諸子之譏訕乎？

身陷竹幕音訊杳然

當年在重慶的時候，鳳林師常常感喟的說：「日寇侵華，對我個人來講，不是隻身流亡的痛苦，而是我丟在南京的二萬數千冊的圖書不知命運如何？不免牽繫於懷，無時或已！讀書人沒有書以供參考，從何著述？而且有些善本書，搜集不易，如果散失掉了，殊為可惜！」

鳳林師在南京蓮花橋有一幢兩層樓的房子。那便是他爲了藏書而蓋的，面積大概有五十坪。民國三十六年冬天我曾經到蓮花橋去看他。南京的冬季，天氣多半是陰沉沉的，那天下午四時，他的藏書樓光線已經很暗，大概是窗小書架多，屋內更顯得陰暗吧！

那天他很高興的對我說：「這便是我的藏書，總數大概有三萬餘冊。其中有不少是勝利復員以後回來買的。三十五年底三十六年初，想買一點舊書很容易，因爲街上有許多拍賣舊貨的地攤。地攤上售價既廉且多珍本，是故復員以後所買的書也有幾千冊了。」私人藏書數萬冊，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何況他所搜集的圖書不乏善本，那就更加難得了！

三十七年多共軍謀渡長江、政府已遷至廣州，中央大學也無法上課。鳳林師寫信給我說：「正準備來臺灣，希望我把住址告訴他。」我立即覆他一封信，勸他立即飛臺，不可再瞻顧觀望。因爲鳳林師是一位富有民族意識的學人，共匪那一套他是極力反對的。萬一撤退不及後果不堪設

想。三十八年三月初鳳林師果然乘裝帽號運輸艦來臺。因爲匆匆成行，事前他並沒有寫信告訴我何日抵達，所以我沒有到基隆去接他。

鳳林師抵達臺北以後便暫住在我處，他隨身所攜帶的行李，只有一隻皮箱和一隻四方形小藤籃。皮箱內放些換洗衣服外，還有兩件舊大樹，兩套夏季學生裝，除此而外別無他物，可見他離開南京的時候是如何的倉猝。至於那隻小藤籃裏，有幾本十行紙簿，是他平日讀書節記，此外還有幾張稿紙，便是前節所述的，中國近世史目錄。但上面所寫的字却並非鳳林師親筆，大概是他請人代抄的。當年我住在臺北北平路十六號，是一幢小型日式房子，一共只有三個小房間。鳳林

師的床舖，便臨時放在客廳內，實在有些委屈他了。

鳳林師抵臺以後首先拜訪陳誠主席，陳主席特聘他爲臺灣省文獻館館長，請他撰修臺灣省志，這個工作對他來說是很合宜的。工作既已決定，卅八年三月初，他便乘飛機回南京，籌劃搬家的事情。臨走的時候他告訴我說：「一個月左右便可舉家來臺。」想不到他回到南京以後，一直就沒有消息了。大概南京撤守太快，他想要的東西又太多，交通工具無從設法，就此淪陷大陸了！想不到當日一別便成永訣，時序如流，回首二十年前的往事，令人不勝欷歔！

※ ※ ※ ※ ※

二百五十歲人瑞實記

楊森。李寰等著

現已出版定價十八元

四川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及其延年益壽之術，自在中外雜誌連續刊登後，引起海內外人士熱烈反應，密切注意，其中尤有深具學術價值之討論。頃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列爲中外文庫之第三種，業已出版。

定價拾捌元郵購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立即寄書（郵票通用）